

■新作聚焦

红柯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

他的心里有火焰

□张春燕

《太阳深处的火焰》是一部“向死而生”的小说,是又一曲《墓碣文》,红柯“快心自食”,直剖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大地,写了一曲痛楚中的浩歌。

在小说里,红柯在丝绸之路上开凿出一条诗史互生、人神杂处的生命之路。沿着这一路向东,红柯给我们剖开了人如何从人与神共生的世界远行到人与人的世界,又如何从人与人的世界沉没到人与鬼互噬的世界。红柯一面将我们带入深渊,一面又竭力溯源而上,向西,回归太阳墓地,在生命返回原生大地之处召唤泥土的灵性、神性,召唤复活和拯救的力量。

红柯的小说几乎都有一个“前文本”,在故事书写之前,纸头上已有隐隐绰绰的“前缘”,红柯的这个底子正是他一次又一次说起的故事:张骞凿通西域的故事、周穆王相会西王母的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红柯将空间上的西域与时间上的神话时代熔铸在一起,溯源而上的历史想象在源头接通了神话,但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沿神话之路寻找人类的童年,它更是生命之路,西行的意义即在于寻找水源、火源、土源。我想红柯在弥合我们的“现世”与“前生”的时候,已然将那个远方当做这个民族出世时留下的“脐血”,将唤起我们的新生。

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中,张载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成为大漠红柳与关中皮影的“木石前盟”,源头处的相通,使得失败的爱情之后,吴丽梅仍然以生命为代价书写了关于拯救的长歌,“太阳墓地”正是在与徐济云那个冰冷“墓室”对抗,期待复活已然死亡的灵魂。红柯一次又一次将逐日神话注入他的创作,在死亡与再生交接的地方,他向世界呐喊:这里有人类最初的温度和力度。

惯常的阅读期待,红柯最是奔腾炽烈,大部分时候,他让我们血脉偾张,但这一次,读《太阳深处的火焰》像是患了重感冒,时冷时热,小说读到最后,一片冰凉,这不像红柯的小说,但这一定是他最好的小说之一。《太阳深处的火焰》真正做到了意到笔到、意笔浑然。一边是“漫天奇光异彩”、“一千个太阳”,一边是“我是死者,我是世界的毁灭者”,他在神光与鬼气之间切换自如,明暗对接之间,端的是奇气缭绕。神明与

鬼魅之间不断交战,激越辽阔与阴鸷狞厉纵横交错,意境之混茫堪称红柯小说之最。

小说开篇,吴丽梅像火焰一样向我们冲过来,那一派烈烈的生气在她背后的西域世界敞开:“万物生而有翼生而有灵”,狂欢狂舞,连飞沙走石的风暴都如创世纪那么亮丽;但是她转瞬就变成了裹挟烈火西去的背影,我们和徐济云一样对着那个背影频频注目,但我们也和徐济云一起与那个背影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一点一点沉入没有光的所在。

徐济云与吴丽梅的一段前缘炫然灼目,却抵不过徐济云自身已然被灌了水银的宿命。“你早就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像是对于这片苍老大地上生命的最初诅咒,一语道破来自血脉和文化本能的阴寒。在每个人(父亲老徐、徐济云、周猴)生命成长的节点(12岁)都充满“事功”之气,徐济云自主灌了水银也便顺理应当。他已经带有亡魂的阴鸷,注定了沉沦。红柯悚然直指在这一遗骸堆积的土地上,人如何告别天真和阳气,进而成为被操纵的皮影:他为了舞台上的一刹那耀目而将生命的热力与魔鬼做了交易,从而将自己做成没有血的皮影,在现世的舞台上悦动欢腾,浮华炫目,熙来攘往,却早已丢了心魂,一点光耀背后是无边的黑暗,他浑然不觉,直到他看到周猴,才恍如《西游记》中唐僧看到自己的尸身,但他俨然已经不能自渡到彼岸,因之惊悚异常。他拼命将自己的镜中之像塑造成“巨人”,却在探源中见证巨大的反讽,他不断看到自己被灌了水银的亡魂,即使被从地下打捞出来,也早已是一个苍白无血的活死人。

周猴是徐济云的镜像,也是所有人的镜像,小说沿着给阴阳人周猴作传的线索一路将徐济云、王勇各色人等网罗其中,所有人都在晦暗之中。红柯在给中原文化造像,他将这样一个阴冷的意象指向民族文化阴森缺血的本质,寒气、煞气不断逼压而来,令人不寒而栗。鲁迅以生命作“泉声”,“叫起灵魂来目睹它自己的腐烂的尸骸”之感,读这部小说,如闻泉声,令人骇然。

红柯在这部小说中,将《鹰影》《红蚂蚁》《奔马》等小说中不断诱惑他的奇诡冲动铺衍开来。阴森的墓室、殉葬的童男童女、先人轴子,尤其

“《太阳深处的火焰》真正做到了意到笔到、意笔浑然。一边是“漫天奇光异彩”、“一千个太阳”,一边是“我是死者,我是世界的毁灭者”。红柯在神光与鬼气之间切换自如,明暗对接之间,端的是奇气缭绕。神明与鬼魅之间不断交战,激越辽阔与阴鸷狞厉纵横交错,意境之混茫堪称红柯小说之最。”



那群戴着娃娃面具的奔跑成死人的老人出现时,我想他深中了《铸剑》《野草》的毒,我们分明看见他的小说里浑莽从生的“野草”式的晦暗焦灼。当然,还有更动人的“地火”式奔突叙述的内劲,在红柯笔下呈现出盘根错节,内力连绵。

当然,红柯还不能如鲁迅一般断念于回归。不断出现的《野草》里的诗句,不断昭示这是地下的岩浆将要喷薄而出前的混沌,阴云密布的末日即将迎来火山喷发的重生。

待“老子出关”一章,如“起死”的乐曲奏响,华丽高亢,青牛换白马、换骆驼、换毛驴,返老还童,古老民族史中的诗性和童心一点一点被唤醒,活起来的史与诗、与神话、与英雄、与神灵,沿着丝绸之路奔流涌动,渐成聚合之势。涵容古今、吐纳天地,从之前混沌未凿、魅影重重之间冲决而出,接通了地与天、接通了史与诗、接通了现世与神话,熔炼了水与火与土,最终完成了人与天与地的共同运行,至此,“天地不仁以万



物为刍狗”终于进入“天地之大德曰生”:元气血气诗气剑气王气……渐渐奔腾跳荡,渐渐轻灵明亮,日月流光、星群璀璨,一派光明照彻的救赎感:“太阳深处的火焰最终熔化了人心的黑暗。”随着探源者吴丽梅的死亡,太阳墓地终于开启了生命的复活再生。“待我成尘时,你将看见我的微笑”。红柯唱了一曲《凤凰涅槃》。

但我想他还是感应到了百年以前,那个呐喊着“救救孩子”的孤独者书写的寓言。《太阳深处的火焰》最终吴丽梅死亡,尘归尘,土归土,神话世界与人情世界的沟通不再,在不断地重返与不断渐行新远之间的叙事吊诡,成为了纸面之外的“人间有大愿未了”,恰是红柯自己承续了这种情结,即便他的迷狂之间昭然一派“壮士拂剑,浩然弥哀”之象,他在努力凿开救赎之路时依旧足够动人。

“太阳说,来,朝前走!”这其实是红柯说的。跟他走,他心里有火焰。

写景:“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满地庄稼/咋咋拔节”;在《火柴》里她用口语状物:“一群火柴终日/躺在火柴盒里/做梦”;在《小鬼推磨》里她用口语叙事:“小鬼推磨/把钱当油/给钱就转/不给就站”。她运用自如的口语,是通俗自然明白的,也是生动形象含蓄的,平朴、明丽、干净、利落,其语感和语势,犹如大珠小珠在玉盘上流转与滚动。

王殿芳小品诗的形式建构灵活多样,有对话体、独白体、速写体、杂感体、寓言体、童话体等等。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或象征寓意,或草木拟人,或比喻升华,或冥想梦幻,或格言哲理……整部诗集仿佛是一个小小的百花园,姹紫嫣红,美不胜收。《燕子》一诗中“几只/天真的燕子/站在树上/争吵不休//这个说/七八九十/那个说/俩五十一/这个说/俩五十一/那个说/七八九十//数着柳条上/心仪的作品/一遍一遍/又一遍/数过来数过去/也没数明白/自己为春天剪裁多少片绿叶”,类似民谣的形式,语言婉转、自然、流动,以拟人修辞,把燕子呢喃比喻成数数,一遍一遍数来数去,亲切又形象,给人一种美好的、万物复苏的生命感动。

艺术革新是诗的生命。小品诗的创制,固然是可贵的,但更可贵的创制背后的诗人的生命基质和人格的精神欲求。王殿芳的小品诗创作,反映了她高远、澄明的人生境界。虽年愈古稀,仍躬耕诗苑,可敬可佩。

■创作谈

我的家乡陕西岐山,周的龙兴之地,凤鸣岐山以兴周,《封神演义》里的封神坛、黄河阵、绝龙岭、土行孙洞都是真实的存在。周公庙就在我家附近,召公拜甘棠离我家更近。相邻的凤翔古雍城又是秦的王都,几百里之地崛起周、秦两个王朝,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的意识比任何地方都强烈。家乡男子大多都是科学崽,上学第一天,老师叫一声红科(宏科),教室里立马站起大半男生。当我立志文学时,马上意识到红科(宏科)太平庸、太世俗、太势力,五子登科嘛。上大学时,全校的学生干部大半都是家乡子弟,就我一个没有“官衔”。孔子敬仰的元圣周公就是岐山人,学而优则仕至今不衰。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家福泽谕吉一改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告诫日本人:一个人人想做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1983年,我发表第一首诗《红豆》时依然署名杨宏科,引来诗友们大肆嘲笑。我要好好考虑一下,毕竟笔名对一个诗人太重要了。《红豆》是一个少年对爱情的无限向往与想象,不是针对哪一个少女,完全是但丁《神曲》里形而上学的抽象女性。红豆生南国,北方、西部高地,耸入云天的不是群山而是树,我便采用了“红柯”这个笔名。于是就这样预先完成了一个关中农家子弟向西域大漠兀立荒原的树的转变。1985年大学毕业,我很幸运地留校工作,一年后,一股神秘的力量把我带到天山、带到大漠,傲然迎击沙暴冰雪烈日的树出现在我眼前时,就有一种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另一个原因,我们家人多,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挤在一个房子里。我常常在厨房油灯下熬夜看书到天亮,再去上学。大学时读到卡夫卡《地洞》,我立马蹬掉被子,仿佛那个躲在洞中的老鼠就是我,压抑窒息都要把人憋死了。天亮,回望关中平原,那可就是一个土坑,更让人窒息。你可以想象从宏科转换成红柯,到了西域大漠那种自由解放的畅快。土地——村庄——家族是封闭的、静态的,草原大漠旷野是辽阔的、开放的、动态的。在天山脚下读鲁迅的《野草》,立马明白了旷野的文学意义,中国文学中的旷野精神那么稀少,旷野的呼唤更少、更微弱,屈原以《天问》向宇宙天地叩问以后,陈子昂《登幽州台》发出苍凉的长叹,曹雪芹《红楼梦》算是一个完整的面对宇宙天地的精神追问。荒野有神灵,偏僻之地能安放人的灵魂。我的“天山——关中”丝绸之路系列从199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奔马》开始,与牛羊马驼雄鹰对话,到2010年《生命树》开始与宇宙天地万物对话,西域大漠中最有震撼力的就是胡杨和红柳。

2000年,我考察了黄河中上游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其中的剪纸与皮影一下子打通了西域与关中。没有天山、祁连山的秦岭就是一道土墙,没有西域的长安、西安就是一个村庄。天山、祁连山、秦岭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龙脉,人类文明之龙脉。在陕北佳县,剪纸艺人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剪,随心所欲不用构思,把动植物与人合为一体,美其名曰生命树,10年后我写了长篇《生命树》。西部各民族的皮影从古到今以油灯、汽灯、电灯取光;电影源于皮影,皮影是人对自己的想象,电影是人对世界的想象,进入文学世界的皮影需要太阳的光芒来洞察人心之幽微。当我感悟到皮影背后的太阳的光芒时,红柳就成为大漠火焰,成为地火。卡夫卡《地洞》一下子辽阔起来。真正的创作应该是对你所敬佩的大师的逆袭,让地洞成为地火。

西部高地从来就是浴火重生之地,西天取经就是西天取火,取圣火,东方人取火,西方人盗火,取火是一种文明。从198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太阳深处的火焰》,我的创作就是一个核心:火。中亚、西域、新疆自古就是四大文明交汇地,当宇宙天地万物的生命进行对话时,我就放弃了抒写法显鸠摩罗什、玄奘这些高僧的打算,重点抒写丝绸之路古道上被历史遮蔽的卑微的生命。万物皆幻影,幻影的背后有神灵。

■短评

小品诗是一个全新的诗歌品种。此种命名,不仅昭示了诗人王殿芳文体意识的自觉,同时也表明她创作的成熟。

在跨文本写作风行的今天,能够独创一格、自成一体,不能不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探索和尝试。通读王殿芳的《小品诗选集》,我们可以认定:诗人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收获了丰饶的果实。把“小品”与诗杂交,是一种大胆的识见和魄力。本来,小品并不属于诗,它是一种趣味性为主的散文文体。王殿芳创立了小品诗这个文体,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创新,为当今诗苑培植了一枝艺术的奇葩。纵览诗人全部诗集,检视她的步履、行程,她的小品诗作,呈现了自成格局的艺术特征:

其一,直面现实,直指人心。置身瞬息万变的现实社会,诗人并没有退却,而是直抵生存现场,向人们的精神界域里发难。她以做人的良知为基准,于人生世相中,小心翼翼地呵护人间的高尚与美好,淡定而不失愤激地戳穿那些丑陋与不堪,并在两者的褒贬与抉择中,睿智地感悟生命的哲理。王殿芳以人为主体的,阐述庄严的做人之

文体创新与精神追求

——王殿芳的《小品诗选集》 □苗雨时

道。她欣喜地歌颂《生机》的那种积极进取精神:“神不知鬼不觉/于不留意间/一棵小榆树/赫然崛起”,而且“枝繁叶茂/风光无限”。更多的是诗人对世间万象、人情世故的针砭,如《弱肉强食》《一枕黄粱梦》《诚实的困惑》《时弊与女人》《站着说话》《研究研究》《决赛》,以及《小鬼推磨》《魔力麻将》等,扬善抑恶、褒美斥丑,守护人性良知,捍卫核心价值观,从而托举出作者人格的高贵。

诗作《鹅》让人感受到“沉着最是真本领/稳重最是硬功夫”,可见诗人善于在日常的具体事物中领悟命运、生命的真谛。从“车轱辘不转/车厢哪也去不了”的常识里,让人领会到“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向前奔跑”的明哲至理。

其二,幽默讽刺,意趣风生。幽默是给滚滚红尘中万象百态以诙谐滑稽的观照,而讽刺则是对丑陋与邪恶的揭示与批判。常常是幽默中含讽刺,讽刺里带幽默,两者在艺术上都是精练的文笔。幽默与讽刺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折射的是诗人人生态度和精神高度。诗人在《悲怜之想》中,先为“笼子里的画眉”忧伤,又为“套着脖子的哈巴”悵惘,

然后由物及人,推展开去,发出悲凉的慨叹:“有时我会为一个人/惆怅/他咋和画眉哈哈/一模一样”,这里的幽默与讽刺就显得沉重,沉重里透发的是对人为物役的不自由的生存状态的惋惜与同情,于无奈中包含着某种期盼和热望。

幽默与讽刺同样蕴涵意趣,但正面赞颂健康的美好的积极的人与事,是运用幽默而并非讽刺,保证小品诗趣味性的特色风格。如《火柴》《路灯》《桥的心愿》《睡莲》《落英缤纷》《风铃》《一片叶子》等,颂扬一些阳光善良的好人好事,发挥了小品诗的正能量。

其三,口语入诗,形式灵活。口语写诗打破了现代诗语言的板结,为沉闷的诗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诗歌口语化的关键是,诗人对贴近生活的、具有生动鲜活表现力的日常口语,去芜取精地发掘,用来激活诗境。于是,口头语言就被诗人洗练成小品诗固有的语言特色。

正如高尔基所说:“大众语是毛坯,加工了的是文学”。王殿芳小品诗的口语运用独到而娴熟,别有风致。在《大肚蛔蛔》里,她用口语

中国叙事

王胖儿(中篇小说).....王松

神鼻(中篇小说).....光盘

蚂蚱(中篇小说).....阿贝尔

右后方(中篇小说).....游睿

雨咖啡(短篇小说).....张于

平安夜(短篇小说).....李黎

雪地(短篇小说).....野海

中国文存

好散文永远有扎实的内容(编前语).....吴佳骏

归零.....卞毓方

那一代烈士,那一代书生.....摩罗

旧事.....柏桦

中国诗集·2018

女性诗歌的两个极端(前言).....波佩

阿特伍德诗集.....【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两遇阿特伍德.....董继平

白石嘉寿子诗集.....【日本】白石嘉寿子

“风流”本是一种贵族优雅的情怀——打开白石嘉寿子诗歌的秘匣子.....武继平

邮发代号:78—2,地址:400015,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52号。电话:023—63898757。邮箱:hyzz2009@163.com。红岩文学公众微信号:hongyanzazhi。

文艺报

2018年第一期目录总第220期

主编:刘阳

常务副主编:欧阳斌

邮购启事

2016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欢迎大家踊跃邮购。定价:300.00元/全年,含上半年、下半年共两册,不单卖,不另收邮资。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本报零售价:每份1.00元。北京地区挂号费5.00元(10份以内),其他地区挂号费10.00元(10份以内)。或另行告知其他方式寄送。

汇款时请注明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收款地址: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十号六层

邮政编码:100125

收款人:文艺报社收

联系电话:010-65046620

广告

长篇小说

断肠草.....王松

小说之所以叫小说(创作谈).....王松

中篇小说

见大海.....尹向东

我是谢蜻蜓.....李美皆

寒砚.....陈斌先

短篇小说

小镇理发师.....卫鸦

铁匠的女儿.....李云雷

轩尼诗.....津子围

他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度一一

对话名家

与演出有关.....刘索拉

不讲究的倾诉对耳朵是危险的.....叶匡政

非常观察

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到底何为?.....陈仓

中国往事

权力的秘符.....赵柏田

主编:钟求是。通信地址:杭州体育场路178号浙报大楼。邮编:310007。邮发代号:32—79。全年六期:90.00元。电话:0571—85117223(发行部)、85111970(编辑部)。

青年作家

YOUNG WRITERS

新青年 新文学 新阅读

主编:梁平

2017年第11期总第475期

目录

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我要再写二十年.....马原木叶

锐小说

重金属

收缩症.....蔚然

实力榜

始于夏日.....王宗坤

表弟.....刘汀

郁金香.....吴文君

新力量

默契.....尚攀

散文潮

心灵史

木心的遗产.....沈木槎

万物生

在海边.....汗漫

安祥茶.....铁梅

新感觉

乡村物语.....阿亚舟

海外华语作家

繁生过后.....王琰

非虚构

部分干掉的日子.....唯父

外一首

吕宾王晖方五四

范俊呈子莱

新批评

“无聊”的精神胜利法——当代青年文学侧写.....陈子丰

订购方式

1.邮局订购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政代号:62—130

2.汇款订购

汇款地址:成都市金家坝街7号文联大楼6楼(610015)

收款人:青年作家杂志社

RMB 15.00

全年:180(含运费)